

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

前 言

长城是人类伟大建筑工程之一，东起河北山海关，西抵甘肃嘉峪关，蜿蜒不断通过五省，号称万里。这座高大雄伟的城壁，横走在高山峻岭的峰顶，碉堡、望台踞险分布，水口、关门因地设置，这样完善的防御工事，即或在建筑技术已很进步的现代，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而在古代却全靠人们的两手来完成，确实说明了我先民创造智慧和劳动能力的伟大。也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保卫祖国这一优良传统的象征。但中国北部长城，自战国、秦、西汉、东汉、西晋、北魏、北齐、北周、隋、唐、明等十几个朝代，都曾或大或小地修建过，究竟现存砖石筑造的高大长城是哪代的遗留？有人说是秦汉旧址，明朝重修；有人说是明代创修，秦汉长城另在别处。在秦汉长城位置上的争论更大，可说是众说纷纭。有人写出专文参加讨论，一时也不能统一。我们想，有这样争论是好事，真理是越争越明的。现在应该把北部历代长城由文献到遗迹，总的清理一下，以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为基准，自能得出一个较近正确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我1952年初，于原东北博物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伟大祖国创造发明展览”设计制作“万里长城”沙盘模型时就考虑过的。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设计方案，我就仓卒地写了这篇稿子，就教于同志们。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时过境迁，本可不提；但近年来由于边疆史学得到重视，考古工作日益发展，对古代长城的研究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把这个旧稿修订发表，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指正，使得它有助于“万里长城”问题的彻底解决。如果它能够在长城考古勘查上有所补益，那就更好了。

我曾设想，祖国文献丰富，根据重要文字记载，就能把古代长城线路正确的画出，但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切实际。主要的困难是：（一）记载简略不详：例如“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从文字看来都很简要明白，但依此记录是作不出燕国和秦代的长城地图的。因为战国的“造阳”迄今不知何在？“辽东”地域广泛，无处定下终点；东端若画到“襄平”西门，也不合于长城防御的本义。（二）记载混乱矛盾：例如“阴山位置”，《史记索隐》、《后汉书·地理志》同引徐广一人之说，竟互不一致。又如“造阳所在”更为突出，司马迁《史记·匈奴传》、班固《汉书·匈奴传赞》、《汉书·食货志》引应劭、《史记·匈奴传》索隐引《太康地记》、唐司马贞《史记·匈奴传》索隐、张守节《史记·匈奴传》正义，这六家包括史汉作者司马迁和班固在内，也都各具一说，互相矛盾，

终不知“造阳”在什么地方。(三)我国历史久远,自古就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朝代屡更,经制不尽相同,封域日在改变,再加迁置侨治,这就造成历史地理上很多麻烦。(四)古人记录地理位置,准望不确,道里不实是一般通病。古书又经过几千年反复传抄和翻刻,误字脱简所在多有,残篇破字臆补的也不少。这种几千年的积尘迷雾,也增加了使用文字材料的极大困难。因此等等,每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掌握全部材料,逐条鉴定审查,实事求是地进行比较研究,这样还往往事倍功半。光从书本到书本的老作法更不行,必须文献与考古相结合,历史地理科学才能大步前进,这是这次工作中得到的教训。

历代史籍上有关长城的记载,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举例如下:

1、城堦——《史记》88《蒙恬传》,蒙恬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堦万余里”。蒙恬自称其所筑长城为城堦。

2、长城亭障——上书同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司马迁看到的“长城亭障”是长城的整体名称,包括了望的亭和山口要隘的小城堡。若亭、障各点联成一线,也是边防工事的一种。

3、塞——《史记》110《匈奴传》:“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又《史记》115《朝鲜传》:“复修辽东故塞”。

4、塞垣——《后汉书》80《乌桓传》,蔡邕议曰:“秦筑长城,汉起塞垣”。

5、长城塞——《晋书·唐彬传》:“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

6、长堦——《北史·契丹传》:“契丹犯塞,文帝北讨至平州,遂西趣长堦”。

7、广长堦——《水经·鲍邱水注》,“水出县北广长堦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这两个名称虽是深沟而与长城的高垒不同,但它防御内侵的作用是与长城相同的。秦蒙恬筑长城也是“边山险,堦溪谷”,可知堦也是长城结构的一体。

8、长城障塞——杜佑《通典》古冀州上:“密云县东北至长城障塞一百十里”。

9、夹道(橐驼城)——《明史·兵志边防》成化二十年:“内复堦山埋谷曰夹道,北人称为橐驼城”。

10、边墙——上书《兵志边防》嘉靖二十九年:“乃请修宣大边墙千余里”。

11、墙堦(垣堦)——《明史·余子俊传》:“寇扼于墙堦,散漫不得出”。又“阮勤治垣堦三十余里”。

这些可以说都是长城的一种名称,但有的是互相通用的,有的是一地方或一时期用的,有的仅是表示一种特殊形式的长城,有的就表现了比较完备的长城构造。合拢来看它的构造,是一种建筑在辖境上的防御工事,形式和城壁相近,但只是一条直线,所以才叫长城。这些名称中最易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塞”,它除了代表长城一个意思以外,又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边界的塞徼,使用较少,如《史记·南越尉佗传》:“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的即是。另一是表示关口要隘的险塞,使用较多,又极易和表示长城的“塞”相混,如苏秦对秦说:“四塞之固”,对齐说:“此所谓四塞之国也”,《淮南子》说:“天下有井陘、居庸、太汾、句注、方城等九塞”;又武州塞、卢龙塞等随地为称的塞都是。所以把塞都当长城看是显然的错误,认为随地为名的塞没有一个与长城有关的见解也是一样的错误。

本稿目的在说明历代防御北族侵入的长城沿革和路线位置,所以对战国时齐、楚、韩与燕国南部长城,都在中国腹地;金代界壕远在大北方,都不收录。在文献上基本材料,尽

量引用当时人或年代较早人的材料，异说很多的就采用比较合理的通说，少用孤证。引文较长较多，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免得翻检材料的麻烦。现分战国、秦、西汉长城，及东汉、西晋、北齐、北周、隋、唐长城，两项来说明。

一、战国、秦、西汉长城

(一)由文献上观察

战国修建北部长城的有魏、秦、赵、燕四国。

1、魏长城

《史记·魏世家》：

“(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同书六国年表同)。

同书《秦本纪》：

“孝公元年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魏筑长城最早，据魏世家和六国表，是在公元前352年，它的目的在于防秦和戎翟。本纪较世家早10年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两种材料，《史记》中此例很多；不然也许是在秦孝公元年开始经营，10年后才全部完成了。这里应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筑长城、塞固阳”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后世史家都认为是一回事，以汉的“穰阳”为“固阳”，所以魏长城的北端就达到了九原郡的稭原县了。但我们在当时秦魏军事关系上看，或从文献记录上看，都觉得不对路。第一点：魏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据六国表，明年（惠王二十年，秦孝公十一年）“秦卫鞅围固阳降之”。又后二十一年（魏襄王五年——据六国表）“与秦河西地”（世家作“襄王七年魏入上郡于秦”），由此可知秦得“固阳”时，河西包有“穰阳”的大片土地尚属魏的北边，“固阳”、“穰阳”不是一地很明白。第二点：在军事上说，穰阳远在北边，当时为胡人居住地域，与秦国当中又隔有义渠戎占住的河套，非两国军事必争之地，商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先降这个城。况且“穰阳”是套北阴山附近的汉县，与魏国的“固阳”仅是发音相同，而位置相距悬远，就是文字也不同，指为一地，实觉纰缪不足取。

因此，我主张根据秦本纪材料来定魏长城的位置。按古郑地在今陕西省华县西北方，北沿洛河流域，中经靖边、榆林，东北到河曲一带，北段与明代长城位置约略相近。但这段长城修筑后约20多年（公元前330年），河西土地都被秦国所占，就失掉了作用。后60年秦宣太后也修长城以拒胡，大体用了这城的北段。

2、秦宣太后长城

《史记·匈奴传》：

“(秦)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同书《范雎传》：

“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会议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请太后，会议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由此可知秦得魏及义渠地设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修长城当在昭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 271 年前后。筑长城的目的是防御北族内侵，必在三郡的北边。考秦三郡：“陇西”是兰州及其东南到渭河上游一带，首府在狄道，今该县西南；“北地”是宁夏黄河东南到甘肃东北部，首府在义渠，今环县西北；“上郡”是陕西北部及鄂尔多斯旗一部，首府在肤施，今延安县东。那么这长城的经过线路，约略西起宁夏横城，东到洛水上游，再与魏国长城相接，也就是经榆林直到河曲黄河。

这道长城到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筑长城河上”时，也包在秦国领土以内，失掉了防御作用。但秦末农民起义，经楚汉相争，到汉武帝刘彻初年，北族又复南入套内，这段长城又一度作了南北两族的地界。

《史记·匈奴传》：

“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收复秦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

案《汉书·地理志》：“北地郡富平县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又“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故。匈奴都尉治塞外‘匈奴障’”，都指的是这个“塞”。称“故河南塞”正是与蒙恬后修的“河北塞”相对，也说明这是前朝的“故物”，而不是秦汉新修的。

3、赵国长城

《战国策》：

（赵武灵王说）：“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郡，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变服骑射，以备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

《史记·匈奴传》：

“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史记·赵世家》：

“（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二十七年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略取西北胡地，设置云中、雁门、代郡三郡，明年欲由云中、九原直南袭秦，这是公元前 299 年的事。当然修筑长城也应在同时。

要确定赵长城位置，必先说明赵五郡的辖境和阴山、高阙的位置。

（1）赵五郡辖境

由汉郡可窥见一些赵郡情况。“代”郡管 18 县，为今宣化、阳高、蔚县一带，首府桑乾，在今桑乾河上流；“雁门”郡管 14 县，为今右玉、大同、阳高一带，首府善无，在今右玉县南；“云中”郡管 11 县，为今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兼有河套南一部，首府云中，在今托克托县；“九原”郡汉改名五原，管 16 县，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前旗一带，首府九原县，在今包

头西黄河北五原县附近。郦道元《水经注》所谓：“河水又东经九原县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的正是。

(2) 阴山位置

据《汉书·匈奴传》侯应说：“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这座大山的位置，古人虽有很多异说，多不足信。今从自然地理来说，河套内地多沙漠，无大山岭。今包头、五原北面，有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东西连接的大山，仍称阴山；山北为沙漠草地，山南是肥沃农田，正是当时两族天然界限，史文相合。

(3) 高阙所在

“高阙”的位置，据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屈从临戎县北东流注说：

“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汉武帝元朔二年大将军卫青绝梓岭，梁北河是也，东迳高阙南”。

是高阙确在河套黄河北流屈而东流名为北河的西北方，约在今狼山西端。

总括本节材料，可知赵国长城概略：

甲、赵武灵王修筑长城于公元前 300 年前后，较秦宣太后长城早约 30 年。

乙、赵驱胡得地设代郡、雁门、云中、九原四郡。

丙、长城线由内蒙古自治区张北、呼和浩特、九原直到狼山西端。

4、燕国长城

《史记·匈奴传》：

“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人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史记·朝鲜传》：

“王满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徐广曰辽东有番汗县，番音普寒反）、朝鲜，为置吏，筑障塞。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溟水为界，属燕”。

《魏略》（《三国志·魏书》东夷韩传注引）：

“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自称为王，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至满番汗为界”。

这是燕国开辟北边设置沿边五郡的详细材料。但秦开是在何时破走东胡筑长城的？司马迁说赵筑长城之后，秦开破走东胡，燕亦筑长城。案《史记》世家赵取九原筑长城在周赧王五十六年，燕昭王十三年，公元前 299 年。看来燕长城的建筑至迟也不过在此后的三、五年之内。

燕国长城线路位置，最原始的材料仅有“自造阳至襄平”及“至满番汗为界”三个地名，中经何地，史无明文。因此除必须确定造阳、襄平、满番汗的位置，而后再须于其间找出根据，才能约略定出长城线路。

(1) 造阳

“造阳”一名，两见于《史记·匈奴传》，第一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集解引韦昭曰“地名，在上谷”。第二条：“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地以予胡”。集解“駟案汉书音义曰，言县斗辟西近胡”。《汉书·匈奴传》也两见，第一条与《史记》同；第二条，班固《汉书·

匈奴传赞》：“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散见于地志注释和地书中的另有三条，一为《汉书·食货志》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户注引：

“应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

《史记·匈奴传》索隐引《太康地记》：

“秦塞自五原北九里（一本作九百里）谓之造阳，东行终利贲山南汉阳西是也”。

《寰宇记》引志云：

“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九百里得造阳”。

上列文献中，韦昭因袭班氏，无新材料。应劭以为造阳在河南千里，《太康地记》以为在五原北九里或九百里，《寰宇记》引地志虽较详，但与《太康地记》为近而年代尤晚。而且两地一属秦，一属赵，都不是燕上谷地，自然都不是燕长城西端起点的造阳。后世地理书图多指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延庆一带为造阳，这自然是不对，就是指独石一带为造阳县也是错的。其如此异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汉初自动放弃，城邑湮灭，又没留下文献记录，后人自然少有较详细正确的说法。

案上谷原是燕郡，秦灭燕仍为郡，造阳是上谷一城，秦时一县，汉武帝时因斗辟难守，弃入匈奴，所以汉志上谷郡不见造阳一县。根据政治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讲，和文献记录的里距推论，大体上独石口到滦河源一带，地近草原，无险隘可守的地方，南与赵国长城的东端，尚有一定距离。

(2) 襄平

襄平是燕国辽东郡治，其旧址就是现在辽宁省辽阳市旧城。古代史地学者如顾祖禹、杨守敬等人说襄平在辽阳城西北 35 公里，那是错误的。此处应加说明一点，“燕长城至襄平”，是不是说燕长城筑到襄平城西门而止呢？我们认为不是的。司马迁是以辽东郡治襄平城来代表辽东郡全境，和说长城到辽东一样，不是长城止点的小地名。这段长城应画在辽东郡辖境的外围。

(3) 满番汗

“满番汗”本真番旧地（真番一作莫番），现与朝鲜邻接。

造阳、襄平、满番汗三地中间的长城线路，史文虽没有具体记载，但根据间接理由，通过地点还是可以推测明白的。首先，“燕开北边，东胡却千余里”，由燕国北境北去千余里，可到今乌丹、赤峰一带。其次，这一大片土地，是和东汉放弃西起五原、东到辽西这沿边六郡，西汉所领 44 县的广大地区相符合，也是旁证。由山川的记载上看，记录秦汉长城线路的也不少；而且城邑因时改变，山川永久不移，这种证据可信。在西段有：《水经注》：“沽水（今白河）从塞外来，迳独石北界”、“鲍丘水（今河北潮河）从塞外来”、“濡水（今河北滦河）从塞外来”。《汉书·地理志》：“渔阳沽水出塞外”，白檀、洳（濡即滦）水出北蛮夷”。这三条河都是从西北向东南的流向，由三河上源东北西南划定一线，大致可假设为秦代接筑赵燕长城不相连结的一段。滦河上源经过的长城线，可能就是后来汉武帝弃入匈奴的斗辟县造阳地区。由此向东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内，也有几处有关秦代长城的记载。首先是《晋书·唐彬传》：“（太康二年）北虏侵掠北平，以彬监幽州诸军，至镇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按里程求之，大致和秦筑的长城是相合的。长城东去有参柳水。按

《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柳城县“参柳水北入海”。按辽西郡内北流水只有今日敖汉旗的教来河，别无他河可指。长城又东，有滥真水。《水经注》：“白狼水又北迳黄龙城（今朝阳）东，又东北滥真水出西北塞外，东南入白狼水”。考滥真水是今北票县的牯牛河，发源于奈曼旗，东南流入大凌河。这两河一南一北流向不同，但上源均为秦代长城所迳。据汉人应劭的记载：“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徙士犯罪，止依鲜卑山。后遂繁息，今皆髡头衣赭，亡徒之明效也”（《风俗通》见御览 697 引）。关于此山的位置，最明确的材料见于《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鲜卑东胡之余，保鲜插山因以为号。其地东接辽水，常以春季大会作乐水上。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由此可知，鲜卑族住地东接辽河，作乐水（今西拉木伦河）在其北。鲜卑山则当是今日阜新、北票一带西北部的高大群山。这和宋欧阳忞《舆地广记》：“鲜卑山在柳城县（今朝阳）东北二百里”的方位里到均合。应劭鲜卑族形成之说虽不足信，但此山应是长城通向辽东的一处重要地点是肯定无疑的。长城又东通过大辽河。《水经注·大辽水》：“大辽水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屈而西南流，迳襄平县故城西”。按辽河干流流向的曲折求之，“直望平县西，屈而西南流”的地点，正在今日开原县中固和铁岭县平顶堡之间，而长城通过点，则当在二地之北。长城东去，东南走，通过今新宾苏子河。《汉书·地理志》：“玄菟、高句丽县，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南苏水今苏子河是其明证。长城又南经大梁水。《水经注·大辽水》：“玄菟高句丽县有辽山，小辽水所出。（大梁）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辽阳入小辽水”。考大梁水即今太子河，其上源当在本溪东境。长城由此折向东南，经宽甸北部向东延伸。

根据上述材料，可得燕长城的概略情况：

甲、燕筑长城约在公元前 290 年前后，较魏、赵长城稍晚，而较秦宣太后所筑长城时间为早。

乙、长城包括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北防东胡，因此在五郡的北部辖地。

丙、长城线路，当由独石口北滦河南的大滩一带，东经围场、赤峰、敖汉，由奈曼、库伦南部，进入阜新，又经彰武、法库、开原一带，跨越辽河，再折而东南，经新宾、宽甸，向东至当时国境。

5、西汉长城

汉初国内初定，社会经济力还没有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匈奴贵族首领冒顿单于却趁中原多事的机会，征服了邻接诸族，并力南侵，夺取了秦使蒙恬收回的河南地。又不断侵入沿边郡县，掠夺人畜财物，破坏生产，甚者烽火警报达到京城。高祖有白登之围，吕后有谩书之耻。后虽忍气和亲，远嫁宗女，竭力奉献大量衣食器用，而匈奴欲壑难填，仍盗边穿塞，侵扰不常。到武帝刘彻时，鉴于前朝的教训，才采取了坚决抗击的方针。屯田戍边，武装防御，主动追击，积极进攻，使匈奴失去了南侵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的有利局面，陷入了畜牧凋残、部落离散的境地。但汉也不得不在战略上放弃了上谷北边斗入匈奴的造阳县地。

汉承秦制，领有天下，西汉高祖时期经营北方，一开始就对北边诸郡和长城的保卫极度重视。公元前 205 年（汉二年），高祖在扫平封建残余势力的军事繁忙中，“修缮了河上长城”。又亲率周勃等将军平定勾结匈奴、叛离汉朝的韩王信、陈豨、卢绾等人，保证了国家统一，恢复了社会秩序。据《史记·周勃世家》说：“勃以将军从高祖击反者，破绾军沮阳，追至

长城。前后定云中 12 县(《汉书·地理志》:十一县)、雁门 17 县(地理志:十四县)、代 9 县(地理志:十八县)、上谷 12 县(地理志:十五县)、渔阳 22 县(地理志:十二县。前“二”当是衍字)、右北平 16 县(地理志:十六县)、辽西、辽东 29 县(地理志:辽西十四县、辽东十八县,合三十二县)。”高祖又使樊噲(见《史记》本传)“击燕王卢绾,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高祖崩,绾亡入匈奴,居岁余死胡中”。由此可见,高祖时期北边八郡各县和长城经营管辖的具体情况,这是个宝贵的材料。

汉代关于修筑长城的记载如下:

《史记·高祖本纪》:

“汉二年,缮治河上塞”(集解晋灼曰:“秦时北攻胡,筑河上塞”。

《史记·匈奴传》:

“(元朔二年)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新设的朔方郡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史记·朝鲜传》:

“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泅水为界”。

《汉书·鼂错传》:

“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上从其言”。

《汉书·匈奴传》:

“(竟宁元年郎中侯应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

这五种材料一作“缮治”,一作“复缮”,一作“复修”,余作“治塞”、“起塞”,可知西汉长城,基本上是重修秦长城的。虽然武帝曾把斗入匈奴难守的地方弃掉,就必须新筑一段,但因这种防守工程巨大,“功费久远,不可胜计”,“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就不得不尽量利用前代旧物加以缮补。况有秦汉相承,年代相接,防御能力也相差不远,没有必要重筑一道长城。

汉代长城在汉匈奴两族间的作用如何呢?从大体上说,这种消极防守的长城,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御匈奴侵暴和保护边郡人民安全的作用。在史籍上又有这样的记载。

《史记·匈奴传》:

文帝(刘恒)后二年使使遗匈奴曰:“先帝(刘邦)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国,朕亦制之。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者杀之”。

《汉书·匈奴传》:

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

这是西汉初期为了巩固初建的政权,匈奴为了取得汉朝大量财物,两族在约章上都表明了严明约束,但匈奴从不信守,入长城,侵边郡,烽火连年,人民不得安生乐业,这两个文件只是麻醉人民的废纸。

汉初长城因秦，秦因赵燕，这三期除汉武帝在造阳北有弃地以外，线路上大致相同，并且他们的长城基本上是修建在自己辖区的外缘，消极防守，来保护郡县人民的安全。长城外虽也有些斥候、亭障、外城、烽燧的设备，但那都是长城防线的附属设施。而绝不会把防止匈奴族的长城，反修在自己很远的后方，长城外反扔掉若干郡县的。

秦汉长城构造实体是怎样的呢？秦代长城的形状，据目睹者司马迁的记载说：“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史记·蒙恬传》），“边山险，蜚溪谷，可缮者治之”（《史记·匈奴传》）。同时人王恢说：“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汉书·韩安国传》）。

汉代的长城形状，也可由当时人的记载中看出个大概。

《汉书·晁错传》文帝时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策说：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长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

《汉书·匈奴传》竟宁元年匈奴单于愿保汉塞，请罢边备，郎中侯应反对说：

“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匈奴依阻其中，来出为寇。孝武世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

概括所引史文，可得如下情况：

1、因山川地形险要，加以人工，有土壁、石壁，或利用山坡岩石的陡壁，或利用林木枯柯倒木的障碍，或利用山谷水口的沟坎，完成一条防御工程。

2、长城系用土石修筑城壁，备有擂石，并开凿沟堑，植防御林，散布蒺藜，以限出入，并附有了望报警的亭障和往来交通联系的隧道，住戍边兵。

3、长城壁内每相当间隔，再修一接壁内堡，城方约百五十步。险要山口、川谷水道地方，别立城邑，各住千家以上，周围用木柴作成不能通过的篱落。修建房舍，予备农具，招募罪人，免其罪，在此住种守边。

秦汉长城虽然都是修在自己郡县外缘，以防侵扰，但随着各方军事势力的消长，长城线路自然也随之有所伸缩。复线的出现，城外亭障城堡的设置，驻戍屯田，都是不足为怪的。但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并为过去史家所误解，即在长城外远达一二千里修筑一列外城，屯田驻守，认为是又一道长城外的长城，实为汉武帝时独有的光禄塞，这是史无前例的。武帝对匈奴采取武装防御、积极进攻的政策，以卫青、霍去病指挥数十万兵，对匈奴贵族的侵扰加以打击，前后10余年。如是过大漠，追奔逐北，穷极其地，袭击王庭，破寘颜山，虏名王贵人以百计。其左部王战败远逃，部族离散，汉兵封狼居胥山（亦称卢朐山），禅于姑衍临翰海（即呼伦池），胜利而还。自是以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边郡也少寇掠。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又采取了一劳永逸的策略，在太初三年命光禄勋徐自为筑塞外列城，通称光禄塞或光禄城。

《史记·匈奴传》:

“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胸,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

这是司马迁记载光禄塞建筑的始末,班固有较详细的论述。

《汉书·地理志》:

“五原郡,穰阳县注: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虏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

《太康地记》也说:

“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五原塞即此地。后汉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筑城障列亭至卢胸山”。

汉光禄勋徐自为筑城障列亭所至之卢胸山,即卢胸河(克鲁伦河)北岸的山,也即所封之狼居胥山。过去我国史籍上卢胸山也简称为卢山。《汉书·匈奴传》记扬雄上书说:“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师古曰:“卢山,匈奴中山也”。卢即黑也。元张德辉《岭北纪行》说:“(卢胸)河之北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色也。自一舍外望之,然若有茂林者,近而视之,皆苍石也”,即指此山。

这条光禄塞,长千余里,系自塞外起程,不是从塞内算的,因此一二千里即达卢胸山。这条塞基本上是南北走向,与东西走向的长城接近垂直状态,因此不是长城外的又一道长城,而是为军需用的一条行军道路,过去史学家认为是复线长城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武帝的这个设计和建筑,没有取得成功,因其单线深入匈奴腹地,不久就被破坏了。《史记·匈奴传》“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就是最明确的记载。

总括上述材料,可对西汉长城情况得出如下认识:

甲、西汉高祖刘邦深谋远虑,从汉二年即公元前 205 年就开始注意到修缮北部的长城了。

乙、长城线路,西汉时期基本沿袭秦代。东段除武帝时弃入匈奴的斗辟县地须另筑一段以使衔接外,无大变动;西段高阙以下,正是黄河两岸土质肥沃地区,西汉在此设 34 县,徙戍以充之,筑长城在这一地区的外缘以防匈奴,大体是南由榆中起,过兰州,沿黄河东北去,经景泰、中卫、银川,绕磴口以西,北至高阙,转而东走,穿行于狼山、阴山之间,与东段长城相接。

丙、光禄塞不是长城,是武帝时所筑的一条进军道路。

(二)由考古学上观察

战国、秦、西汉长城建筑始末,所在位置、结构布置等,都已从文献上简要的作了一些说明。但关于这一时期的长城,历来就有很大争议,尤其是常和后世长城混同起来,造成混乱,因此,现再把后世文字记载这一时期的长城址和我们发现的长城址及出土文物等,作些概略介绍,以便两相印证,进行研究。

1. 文献记录上的长城遗址

(1) 赵长城遗址

《水经注》卷三，屈从县（朔方临戎）北东流注：

“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东迤高阙南，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峰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然，故有高阙之名。”

又东过云中栎陵县南注：

“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顾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颓基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

按高阙在内蒙古自治区后套西北狼山中，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芒干水为黑河上源（呼和浩特东北），其流出的谷口有白道城，左各山上有颓垣，郦氏疑为赵武灵王所筑。依史文记载看，秦、汉长城也是经过这一线的。

（2）秦长城遗址

《水经注》卷二，又东北过安定北界麦田山注：

“高平川水又北出秦长城，城在县（安定郡治高平）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陇山西，东水拔源县西南二十六里湫渊。湫在四山中，渊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北与次水会，水出县西南四十里长城西山中。”

按高平川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山水河（清水河），发源于县西南六盘山（古名陇山），则秦长城遗址应由今固原北十余里，向西南四十里，到陇山中。这是临洮长城见于著录的一小段。

《晋书·唐彬传》：

“以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

按幽州今北京市，以千里计之，秦长城塞当在辽宁昭乌达盟境内。

《辽史·地理志》西京道：

“天德军本中受降城，乾元中改天德军，移永济栅，今治是也，后置招讨司。有秦长城。”

按辽丰州天德军，系太祖阿保机神册五年伐党项，归破丰州天德军，俘其民东移，设西南面招讨司。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 20 公里。那么这秦长城也就是蒙恬所筑的遗址了。

（3）西河、上郡长城遗址

汉西河、上郡境内古代长城遗址，郦道元以为即秦始皇命蒙恬所筑，实在是错误的，在此加以解说，以备参考。

《水经注》河水又南过赤城东注：“蒲水出西河郡美稷县，东南流。其水又东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其水俗亦谓之澠波水，东南流入长城东。咸水出长城西咸谷，东入蒲水。蒲水又东，迤西河富昌县故城南，又东流入于河。”

按蒲水入河在吕梁洪入河处之北，吕梁洪为今大涧河，西至河曲县天桥镇入河。则蒲水当为陕西省府谷县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内的河。又蒲水东南入长城，咸水东入长城，则这段长城址似乎是南北走向，或西南东北走向。位置当在今河套内明代长城北方。

《水经注》又南过西河圜阳县东注：“蒲水出上郡白土县圜谷，东迤其县南，地理志曰圜水出西，东入河。东至长城与神衔水合，水出县南神衔山，出峡东至长城入于圜。又东迤圜阴县北，又东迤圜阴县南，东流注于河。”

按固水为今陕西省秃尾河，东南到佳县北入黄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南境，二派皆自西往东过长城，则这段长城遗址路线，约和现存明代长城线路位置极为相近。又：

“诸次水出上郡诸次山，其水东迳榆林塞，即《汉书》所谓榆溪旧塞者也。缘历沙陵、屈龟兹县西北，其水东入长城。”

按诸次水，为今无定河，其水东入长城，其遗址位置似在榆林怀远县一带。又南离石县西注：

“奢延水西出奢延县西南，汉破羌将军段颖破羌于奢延泽，虏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历长城东出于白翟之中。奢延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其水东流，昔段颖追羌出山桥门即此处也，门即桥山之长城门也。其水东北流入长城。”

按奢延水今仍名延水，发源明代长城南，迳陕北延安延长而东入黄河。肤施在延安东北，延河之北，河由县南东过时迳长城，则长城位置当在今延安附近或稍西。而其大体是南北走向。奢延水又东有走马水注之，走马水为今延安西北小平川，发源于万安古城南马条山东，则桥门长城遗址，应在马条山中。其水东北流入长城，长城也是南北走向的。郦道元说这段长城是“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是很错误的。因蒙恬收河南地和斥逐匈奴在河北阴山修城，西接临洮东到辽东，既不会东到碣石，也不会把长城修在上郡首府的肤施附近；而况延安西北甘肃东北，久已是秦国领土，这由神谷县北方向西南经榆林、怀远、延安的长城，就不可能是蒙恬所筑。按它的方位经路上看，很像《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的魏国上郡长城遗址，但其北段可能为秦宣太后修长城时所利用，谓为始皇命蒙恬所筑，实在是错误的。

(4)和龙及木兰的长城址

《魏书·长孙陈传》：

“陈世祖时为羽林郎。征和龙，贼自西门出将犯外围，陈击退之，追斩至长城下，以功赐爵五等男。”

按和龙城为今辽宁朝阳县旧城，魏世祖时这一带除战国燕、秦、汉三代外，没有在此筑过长城的。西晋似曾修缮过一段（见上引唐彬传），但不一定在和龙附近。贼自西门出将犯外围，击退追斩至长城下，则此长城应在和龙北或东北，因魏军自西来，而城东又是大凌河，故败军必向北或东北逃散。追斩至长城下，必为当日事，则长城去和龙，即朝阳旧城不能过远。

清弘历（乾隆）古长城说（见承德府志）：

“木兰自东至西，延袤数百里中，横亘若城堑之状，依山连谷，每四五十里辄有斥堠、屯戍旧迹，问之蒙古及索伦，皆云此长城也，东始黑龙江，西至于沙流，类然”。

据群众反映，当时乾隆《古长城说》刻有高大石碑，树立在围场县代尹沟梁，其地距长城遗址不远。按清“木兰”为今河北围场县，在赤峰西，多伦诺尔东南，东西150公里。有城堑横亘，依山连谷，每距四五十里有屯戍、城堡旧迹。这些情况很与西汉晁错建议筑造的长城结构相近。蒙古人和索伦人以为是由黑龙江省起，向西南到河套的金边壕址，这是很错误的。按金代边堡界壕有南北两道：北边一道从黑龙江省根河向西南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边一道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北起，向西南沿大兴安岭，经我省林东、林西、景峰、达里湖、

多伦诺尔至河套一带，绝不从围场县经过。前人已有考证(王国维)，我们曾调查过一段(专文发表于《辽海引年集》)，因此我们认为木兰的古长城址，应是燕、秦、汉长城的一段。

2、亲自调查的长城址

提起战国、秦、汉长城，知识界都知道是通过今日辽宁而东去，但问起遗址何在？从来没有人知道。史地著作和历代地志，大都这样说：“古长城即秦将蒙恬所筑，其在辽东界者，东西千余里。东汉以来，城皆湮没”(《辽东志·古迹》)。我们想，两千年来的风雨侵蚀，会使土筑长城受到严重破坏，但不会一点痕迹也没有遗留，而况古书上也曾记载过我省某地方，有过长城遗址，我们如果积极努力，总会找到一些线索的。因此，我在考古工作中随地观察，逢人打听，希望有所发现。1941年我在巴林左旗调查时，向一位蒙古族朋友那苏图了解当地史迹文物情况时，他告诉我：他原是喀喇沁旗人，老家住在建平县西北部老哈河东岸的黑水镇。那附近有土城，出土过大量“得一元宝”大铁钱，问我是什么时代？谁铸的？又说老哈河东西有“老边”很长，是什么时候修的？等等。因此，建平北部到赤峰市一带，引起了我的注意。后不久发现了赤峰英金河上的长城址，解放后又在黑水镇东西首先发现了古代长城址。近年有关各省也都在积极勘查，取得很大成绩。这是我国考古工作大力开展的结果，是个重要发现。也是考古工作必须依靠群众的一条经验。

1943年春，我们以赤峰为考古工作中心，调查辽代文化遗迹。在调查辽金元高州故城过程中发现了一大段古长城址。概略情况，已见同行佟柱臣的报告(《赤峰附近新发现之汉前土城址与古长城》，见沈阳博物馆专刊《历史与考古》第一号)。现把遗址及出土遗物简介于后。

(1)位置及构造

赤峰市位置在英金河和上源二水交会后的南岸上。东北距红山(蒙名为乌兰哈达，也译作赤峰)不远，北通乌丹和巴林桥，南连大明城和承德，在山川形势、交通往来上看，是中原通向蒙古东部最重要的一处地点。市街北河岸上有一处较高的地方，称做蜘蛛山，就是战国秦汉的一个古城址，由遗物上看年代很清楚(几年前秦诏文陶量就是此地出土的)。当时我们由赤峰向西沿汤伯河到60公里许的猴头沟村缸瓦窑屯调查辽代古窑址。沿路西行到西牛波罗村以后，发现了很多山上城堡和烽燧台址，山岭上也多有人工修筑的痕迹，山下有不少文化灰层的堆积，很远就可望见。那些烽燧台址多利用较高山顶，修成高台，四面有围墙址，地方人都呼作“草帽山”、“奶头山”等等。当时我们认为这必是一种古代防御线如烽墩亭障之类，可能与长城有关，但后来虽很注意，终没发现有长城的壕壁痕迹。英金河上源流域没得机会了解。

后来由赤峰市沿英金河向东，到老哈河沿的哈拉木头村调查辽金元高州遗址时，沿路就发现了长城遗址已如上述。它连山跨谷，一望无际，十分雄伟。并且沿长城壁内，每隔10公里就有一座连壁的小城。长城内外都利用高山建筑烽台，星罗棋布，有很近的，也有5公里10公里以上较远的。河口、山空也都筑有小型城堡。这样一来，我们就毫不迟疑的知道这确是古代长城遗址无疑了。当时我们心情的喜悦激动是无法形容的。从此，辽宁省内秦、汉长城址以前那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状态，已成过去了。

这道长城的路线是由赤峰市红山北面的山岭开始向东延伸的。赤峰北哈达和硕小城

子有土城、上水泉土城附近有烽台址两座。旧协理府东山湾子土城，北山上有烽台一座。稍东长城壁遗址极为明显，附近内外有烽台四座。东迳老爷庙，有烽台一座，折而东北到山头屯有小城。又东北迳郭家湾北山上，内有烽台一座。折而东到撒水坡屯北有小城。再折而东北，离开了我们应走的大道，就没有追踪视察的机会了。等我们到了老河西岸的哈拉木头屯以后，又在该屯北小山上和西方平顶山上，发现有和各小土城出土同样的遗物。距此东北不远的老河西岸，也有同样的一座小城子，都足以证明这是与长城一线相连的。这一段全长约 60 公里。它的主要构造：甲，土质或石筑长城壁；乙，长城内接壁筑造的小堡；丙，在长城内不太远的地方有独立的小城；丁，在长城壁内外分建有烽台或亭址；戊，长城内多有聚落址，并有垦田的遗痕。

由赤峰市向西说。赤峰市北河岸俗名蜘蛛山，是一小城址（前已述及），市西南郊有烽台或亭址一座，形势高大。市西小西牛波罗屯山上有小城，在锡伯河南，沿山有烽台数座。西南经画匠沟门村，再折西北过锡伯河，沿高家店、黄家地、猴头沟一带，北山上有连接的小城和烽台很多。据群众说，由缸瓦窑屯再西，过河南，经六棱子山而西，也是这样情况。全长约 65 公里。它的主要构造是：甲，山上小城；乙，山上烽台或亭址；丙，垦田址；丁，居住址。

总合两段全长约 100 公里，东段以长城城壁为主，西段以小堡烽台为主，其余构成部分都是相同的。

(2)各城堡址出土的主要遗物

甲，哈拉木头北小城址：出土明字刀钱、一刀小圆钱、汉式陶片。

乙，撒水坡屯接壁城址：出土有三棱式铜箭头、铁柄铜箭头、山字纹半圆瓦当、变形饕餮纹半圆瓦当、如意云纹圆瓦当、明字刀钱的残片、汉式陶器片、瓦片堆积层很厚、并有磨制石铍和石刀、粗陶片等。

丙，山头屯城址：出土铜箭头两种，战国、秦、汉陶器片、瓦片很多，陶器口沿下有的印有陶文。

丁，老爷庙屯古聚落址：出土明字刀钱、铍状铁斧、战国秦汉陶、瓦片，磨制石斧、石刀、粗质红褐陶片也很多。

戊，山湾古城址：出土有铜箭头、铁柄铜箭头、铍状铁斧、明字刀钱，诸物数量很多，陶器片、瓦片也不少。

己，赤峰市北哈大和硕附近土城址：出土有一刀小圆钱、明字刀钱、五铢钱，贝货数量较多，有真贝、骨贝（染绿色）、铅铎贝各种，铁柄铜箭头、铁斧、残铁器，光素起边半圆瓦当、陶器片更多。

庚，蜘蛛山城址：出土有明字刀钱、铁器残部、如意云纹圆瓦当、山字纹半圆瓦当、环状纹半圆瓦当，陶器如鬲、豆、甑等无一不有，汉瓦片更多。

以上长城堡址出土的遗物，有的是战国燕国特有的，有的是秦代和西汉时期的，都足以证明这段长城的明确年代。这次发现虽是些残垣断壁、废铜烂铁，但它是两千多年前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付出的血汗，缅怀当年，对此遗存又是何等宝贵！

我们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观察结果，认为赵、燕、秦、汉的北部长城，当是相沿使用的，它和现存明代长城相距很远，没有因袭的可能，也就是说现存明代长城和汉前古代长城，

根本是两条线路,不能把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的明代长城,当作秦始皇的“万里长城”。

二、东汉、西晋、北魏、齐、周、隋长城

这一期的长城与上期赵、燕、秦、西汉长城的位置线路,南移很远,不是同一线的。西晋以后,北族渐强,经过一段长期战乱,到隋才得全国统一。其时,各族各自为守,长城的位置、规模多有不同,分述于后。

1、东汉长城

王莽篡汉后,北方少数落后族势力日强,东汉初期多侵居塞内。边郡疆土日损,较之前汉,大不相同。建武三年彭宠反于渔阳,光武欲往亲征,伏湛上书反对,对北边当时情况的很详实。

《后汉书·伏湛传》:

“今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且渔阳之地,逼接北狄,黠虏(彭宠)困迫,必求其助。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

《后汉书·乌桓传》:

“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群向化,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边缘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

这是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缘边四郡的乌桓,侵居塞内,人民不但把郡县视作边外,而且还要加重负担,给其衣食。

《后汉书·光武纪》:

“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彬授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

这是河套、雁、代以北,让南匈奴与汉人杂居的情况,而且这仅是一时的情况,其后这八郡有大部分土地被放弃了。

究竟东汉北边各郡丢掉了多少土地,现依两地志把两汉北边各郡所领的县数和郡址南移及全部取消的情况,列表于后。

西 汉			东 汉		
云 中	治云中	辖十一县	云 中	治云中	辖十一城
五 原	治九原	辖十六县	五 原	治九原	辖 十 城
朔 方	治三封	辖 十 县	朔 方	治三封	辖 六 城
定 襄	治成乐	辖十二县			
上 谷	治沮阳	辖十五县	上 谷	治沮阳	辖 八 城
渔 阳	治渔阳	辖十二县	渔 阳	治渔阳	辖 九 城
右北平	治平冈	辖十六县	右北平	治土垠	辖 四 城
辽 西	治且虑	辖十四县	辽 西	治阳乐	辖 五 城

由上表看,东汉北边比西汉丢掉了 54 县,这是东汉最盛时的情况,中后期当然就是这个情况也保持不住了。前汉的北边长城就有大部分或全部不能利用,所以就不得不另修长城或其他防御工程,当然有的地方也就不需要长城作防御了。

东汉筑北边长城一类的记载有如下几条:

《后汉书·光武纪》:

“建武十二年十二月,遣车骑大将军杜茂将从郡驰刑屯北边,筑亭障,修烽燧。”

《后汉书·杜茂传》:

“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驰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

《后汉书·王霸传》:

“建武十三年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驰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这以上三条材料所说的“筑亭障,修烽燧”和“堆石布土,筑起亭障”,都是说杜茂、王霸二人修建飞狐道长城的事。但这一防御工程的位置,绝非沿袭前汉旧址。而工程结构只有亭障烽燧,规模也大不如前。按飞狐道即飞狐关,在今河北蔚县东南 30 公里。自代至平城 150 公里,代郡治高柳,今山西阳高县一带,平城为今大同一带,则这段长城也就在这二地之北不远,其方向大体是东西一线的。

《后汉书·马成传》:

“建武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并径,中山至鄆。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马成所筑堡壁、烽燧、哨所,都在京城附近或腹里要隘,是重点防守工程,推想北边也当有些经营,可惜史文缺略,不能详知了。

《后汉书·马援传》:

“援曰方今(建武二十年)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明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

马援所巡行的北边障塞,是在雁门、代郡、上谷三郡,这里应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这北边障塞已不包括云中、定襄二郡,代、上谷两郡也丢掉不少领土,实际较前汉长城线南移了很远;第二,这三郡的障塞绝不仅指王霸所筑那 150 公里,足见另有筑障塞的事实,而史文不详而已。

《后汉书·郡国志》引《汉官》:

“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才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隧绝灭。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当是段忠)分筑烽埃堡壁,兴立郡县。”

因此可知东汉北边防卸工程——障塞的位置,西起雁门,东经上谷,确与现存明长城位置接近了。再东的渔阳,右北平二郡,若有长城的话,依失掉的领土估计,也与现存长城线差不了很远。雁门以西的障塞情况,可从下文了解。

《后汉书·匈奴传》:

“永建元年(东汉晚期)以辽东太守庞参代为将军,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

由此可知云中五原诸郡,实际是南匈奴的住地,障塞也就多不修复了。

2、西晋长城

西晋继曹魏统治中国，北边领土较前代缩小。国内战乱，引起北族兴起，西北并州诸郡，陷于南匈奴后裔刘渊，东北幽州诸郡，多沦于乌桓和鲜卑慕容廆，因此晋筑长城的记录较少。

《晋书·唐彬传》：

“(太康二年)北虏(鲜卑)侵掠北平(晋去右字)，以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彬既至镇，训卒利兵，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泊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埃相望，由是边境获安，无犬吠之警，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

这段材料，没有确切缮筑长城的字句。训卒利兵，开拓旧境千里，至秦的长城塞，分兵屯守，边境获安，是这段史文的主要目的。下接自温城泊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烽埃相望。看来，很像一条烽台、堡障连接三千里的防御工程，但不是修建一道新长城，也不像重修秦代长城。因秦长城由幽州辖境东过辽东，达于泃水，不止三千里。可知这“泊于碣石”的碣石，当是毛主席词“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一带，但此地绝非秦汉长城起止的地点，这在文献上和遗迹文物上都证明了这点。此处应加说明的一点是，“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泊于碣石”之说，这是《晋书》初次出现的新说。此外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一方面说秦长城到辽东，又在河水奢延水注说“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后世史地学者也多因袭此说。但汉魏时期古文献都一致说“秦长城到辽东达于泃水”，确没有到碣石的记载。因此就有人解释说碣石有左右两处：一在辽西临渝，为右碣石，秦皇、汉武曾登临望海；一在乐浪遂城县，为左碣石，才是秦长城东端所止之处。如《晋书·地理志》：“平州乐浪郡遂城秦筑长城之所起”，《太康地记》：“乐浪遂城县有碣石，长城所起”，杜佑《通典》等的主张也大致相同。对此应深入研究，纠正谬误。

3、北魏长城

鲜卑拓拔氏，初起于代北，公元398年拓跋珪南入中原，迁都平城。12月建号称皇帝(魏道武帝)，形成了南北朝对立的局势。为了防御柔然等北族南侵，魏也采取了修筑长城的措施。

甲、赤城阴山长城

《魏书·太宗纪》：

“(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月丙辰，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阴山，延袤二千余里，备设戍卫。”

起自赤城，西到五原，全长二千余里，考定其位置于后：

(1)长川位置

《水经漂水注》：

“漂水又东，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东南流迳且如县故城南，于延水出县北塞外，即修水也。修水又东南迳马城县故城北。”

按漂水为今河北省桑乾河。于延水今为河北省怀安县东洋河的支流，其上源出于伊马

图山,南迤内蒙古兴和县境,正汉且如故县地。则“长川”当在于延水发源北方不远伊马图山脉中。

(2)赤城位置

《水经注·沽水》:

“沽水出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东南流大谷水注之,大谷水又南迤独石西,又南迤御夷镇西,南注沽水。沽水又西南迤赤城东,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故河有赤城之号矣。”按沽水为今白河,发源于河北独石口北,南流经赤城,则赤城即今河北赤城。别有赤城,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左前旗境,与此有别。

(3)五原位置

《魏书·地形志》:

“朔州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领五郡、县十三。”

《水经注·河水》:

又东过临沃县南注:“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也,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小山也。西北趣光禄城,城东北即怀朔镇城也。”

按魏世祖太武帝焘设怀朔镇于汉光禄城东北,在汉五原郡稯原县西北方,故用汉郡旧称。石门水当是今内蒙古固阳县发源、至包头市西注入黄河的小河,则怀朔镇应在今稯原县西方山谷中。

(4)阴山位置

按阴山是山系名称,前文屡有引述,是历代军事争夺的要地。魏高祖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八年北巡六镇,先到朔州,次到阴山,最后遍历六镇而后南还。其山脉位置在内蒙古后套北方,西接狼山,东连大青山。

根据上述材料,还不能明确定出这条长城线路,仍需考虑两点:一为“延袤二千余里”,不是东西一条直线;二是“备设戍卫”,它包括了不少军城哨所。因此这条长城线路,应由今河北赤城县东方山脉北行,包括滦河发源地地区和独石口,转而西行,经张北及内蒙古武川、固原之北,西到阴山山脉中。这条长城线路,有些地段似与秦汉长城线路接近一线。在这条长城线内设置了一些军镇和哨所,以防柔然等北族南侵。至于这条长城的线路、结构、规模,史无较详记载,已无从了解了。

乙、六镇长城

魏太武帝焘,神䴥二年(公元429年)亲征柔然、高车,胜利而还。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及五原、阴山,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命长孙翰等四人镇抚之,先后建成了六镇。到孝文帝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由高闾建议,修筑了六镇长城。

《资治通鉴·齐纪二》:

“太和八年高闾上表曰: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今以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魏主优诏答之。”

高间说依赵灵秦始之故，于六镇北筑长城以御蠕蠕（即柔然）。对按工、计里、构造、利益，都说得很详细。后来魏主宏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修建了六镇长城，十年后，他又亲自视察了六镇和阴山上的情况。

《魏书·高祖宏纪下》：

“(太和)十有八年，秋七月壬辰，车驾北巡，辛丑幸朔州。八月甲辰行幸阴山观云川。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镇’，甲子幸‘柔玄镇’，乙丑南还。所过皆亲见高年，问民疾苦。丙寅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粟粟。”

这是拓跋宏西由五原的怀朔镇南还途中，依次巡视的四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下余怀荒、御夷二镇在都城东和东南，并且此时已在腹地内，不是北边重镇，既不重要，又不当边，更不顺路，所以就不去巡视了。现把各镇的约略位置考定于后：

(1)怀朔镇：位置应在汉五原郡稭阳县石门障西北，光禄城东北，唐中受降城附近，今为内蒙古包头市北方固阳县西方山谷中。

(2)武川镇：在今内蒙古武川县境。

《水经注·河水》：

“荒干水又西南迳云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发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迳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矣。荒干水又西，塞水出怀朔镇东北荒中（入荒干水）。”

《元和郡县志》：

“武川镇今名黑城，在东受降城北三百里。”

可知武川确在怀朔镇东，其位置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古白道谷附近。

(3)抚冥镇：位于武川、柔玄两镇中间，而与武川为近。以地理方位考之，应在呼和浩特市北，四子王旗境内。

(4)柔玄镇：约在今尚义县北伊玛图山脉中。已见上述长川条内。

(5)怀荒镇：在柔玄之东、御夷之西，约为今张北一带。

(6)御夷镇：初镇设在濡源，即滦河上源闪电河一带，后移今独石口一带。

《水经注》：

“濡水出御夷镇东南，西北迳御夷镇故城东，镇北（后移的镇北）百四十里。”

这是魏初的御夷镇，镇南移以后，此地似乎改称御夷城。

《魏书·高祖纪下》：

“(太和)十有八年七月壬辰，车驾北巡，八月幸怀朔等镇。丙寅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给其粟粟。”

这个六镇以外的御夷城，当然不是包含在六镇中的御夷镇城，因此，我们以为它就是郦氏注中“镇北百四十里的御夷故城”，但也应是魏长城所经过的一个地点。镇南移的地点，是独石南方的旧候卤城。

《水经注·沽水》：

“沽水出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下。又东左与候卤水合，水出西北山，东南流迳候卤城北。城在居庸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卤，太和中更名御夷镇。”

现在根据以上的说明材料，可画出北魏六镇长城线路如下：东由河北省赤城县东方山

脉北行,包括内蒙古滦河发源地,转而西行,经涪源、尚义、陶林、武川、固原各县,西抵阴山中。此城北面路线也可能与汉前长城线接近,高间所谓“今以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也显明有依故基修筑之意。它是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开始修造,目的是在防御蠕蠕南侵。在史文中对这道长城的施工情况,经过地点、构造细节都不见记载,只凭高间一表,对六镇长城是否修建,难免生疑,下列两条材料作了肯定的回答。

《水经·鲍邱水注》:

“大渝河又东南出峡,迺安州旧渔阳郡之滑盐县南,左合县之北溪水,水出县北广长玺南,太和中(魏孝文帝年号)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迺滑盐县故城东。”

《北齐书·文宣纪》:

“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北讨契丹,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玺。潘相乐自东道趣青山,至白狼城。韩轨东趣,断契丹走路。帝逾山岭奋击大破之。”

按大渝河为鲍邱水上源的俗名,就是今潮河的上游。《水经注》说它的西源出于孔山,孔山上有孔,今名窟窿山,在河北丰宁县西北,则滑盐县北溪水源,也当在丰宁县东方,或东北方。齐文宣帝北讨契丹,由平州西道趣长玺,我们以为就是北魏太和中所掘的广长玺。北魏平州治“卢龙”,即今河北卢龙县,当时河北方面,出塞有东中西三道,东道出青陁(界岭口),中道出卢龙塞(喜峰口),西道出蠕蠕塞(古北口),则文宣帝由平州趣长玺,亲逾山岭之处,可能就是今日古北口,长玺既在其山岭西北,则方位与郦氏《水经注》所记正合,当是一物无疑,《读史方輿纪要》作者顾祖禹以为长玺就是三国曹操征乌桓时田畴堑山埋俗五百余里的遗物,这是他没精读郦书所出的错误。

长玺的位置既在河北省丰宁县一带,则其西端必接连于六镇长城,其地点可能在独石口北到滦河源之间一带地方。东方不会过长,因为濡水中没有记载,况且滦河流域当时还不是拓跋氏的势力范围,那么广长玺的规模也就不算大了。

附:魏畿上塞围和东魏肆州长城

魏在修筑北部长城之外,太武帝又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修筑了畿上塞围。东魏孝静帝善见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修筑肆州长城。但这两次工程都不能算作北部长城,今附此作为参考。

《魏书·世祖纪》:

“(太平真君)七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罢塞围作。”

按畿上塞围,就是围绕京城地方四面修建的防御工程。当时魏都于平城,在今大同市东。东起上谷,魏上谷郡治居庸县,为今河北延庆,西到横河,今山西偏关一带,约千里。南北也约略有相同的里数。司州今洛阳东北,幽州燕郡,今北京市。定州中山郡,今河北定县。冀州长乐郡,今河北冀县。远由四郡驱使民工十万人,修筑了将及二年,工程是不小的。

《魏书·孝静帝纪》:

“武定元年八月,齐献武王(高欢)召夫五万人,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至马陵戍,东至土陞,四十日罢。”

这段长城为东魏丞相高欢所筑,肆州是今山西忻县代县一带地。马陵戍在静乐县北汾水之源,土陞戍在今代县崞阳镇西北,其地正在吕梁山脉中。东由土陞寨,西到马陵戍,系东北

向西南的走向，两地实距 75 公里，这段长城工程是不大的。

4、北齐长城 附：周长城

北齐高欢父子篡东魏政权以后，西有西魏，余势尚强，北有蠕蠕、突厥、库莫奚、契丹，侵扰边境，于是就在西北两面边境上大筑长城。

现把修筑长城的材料抄录于后。

《北齐书·文宣帝纪》：

“（天保）三年九月幸离石，十月至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平戍，200 公里，立三十六戍。”

“（天保）五年十二月庚申帝北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天保）六年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

《北齐书·赵郡王琛附子睿传》：

“天保二年出为定州刺史，六年诏睿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

《北齐书·文宣帝纪》：

“（天保）七年，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天保）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

《北齐书·斛律金附子羡传》：

“河清三年转幽州刺史，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

北齐长城工程，主要都在高洋时期完成的。天保三年由黄栌岭向北筑长城至社平戍，200 公里。按黄栌岭在今山西省汾阳县西北 30 公里，由此北去 200 公里，大致可到山西省五寨县北境，社平戍当在汾水上源。五年高洋亲到北边勘察山川地形，预备建筑北边长城。六年他亲派高睿监工修筑了由幽州北夏口至恒州 450 公里的一段。按幽州“北夏口”是今居庸关下的南口，“恒州”原是北魏“平城京”迁移以后的改称；但到北齐时，北边六镇和代、朔相继沦陷，又把恒州侨置于肆州秀容郡城，其地在今山西省崞阳镇西南。可知这段 450 公里的长城，是东由北京市南口，西到山西省原崞县一带。这段长城西端，正包含着高欢时所筑“肆州北山、东至土陞”的那一段长城，因“土陞”今为镇，在崞县西北，很足证明此点。其次恒州以西，似乎是和三年所修“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一段北端的社平戍相接，接连地点应在汾水上源一带，已如前述。

到天保七年，这段长城工程大体全部完成了：自西河的总秦戍起，东至于海，先后所筑的全长凡三千余里。按“西河郡”北魏初设于今山西临汾县西南境外，北接黄栌岭长城。东端则由北夏口——即今南口附近，直东到渤海，可能就是山海关一带。以三千余里计算，由山海迳居庸、崞县、汾阳、临汾一带地也大致符合。这道长城很和雁门以东到山海关的现存明长城线相近，但也有的段落是绝对不在一条线上的。如：

宋王曾《上契丹事》：

“出燕京北门过古长城，四十里至孙侯馆，改为望京馆。”

宋路振《乘轺录》：

“自幽州北行三十里过长城。”

宋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用《永乐大典》本)：

“幽州东北三十里有望京馆，东行少北十余里出古长城。古长城望之，出东北山间至顺州乃折而南，负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广信之北二十里，属于西山。”

《辽史·地理志》南京道：

“顺州归化军中刺史，南有齐长城。”

都证明今北京市北方 25 公里的顺义县境有齐长城址，这一古长城址，北到古北口现存的明长城还有 50 公里，当然不能说它是一条线上筑的了。

天保八年所筑的内重长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乌纥戍，凡 200 公里，因鲜卑语的军戍名称，多不见后世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明，也多无根据)，又限于我们地理知识，不能确指今地。大胆推测这四百里距离的两个军戍，可能在代县稍北的东西一线上，又应在今日明长城之南、滹沱河北方。

河清三年明州刺史斛律羨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 1000 公里，其中仅有 100 公里是“斩山筑城，断谷起障”的，则这一工程规模较小。库堆戍虽不能指实今地，但以“东拒于海”观之，应在汾河上源一带。其线路似与七年所筑“东至于海”的长城为一线，也可说是重修或补修而已。

北周宇文氏，亦筑有长城。《周书·宣帝纪》：

“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大体是接修北齐长城的，今附记于此。

5. 隋代长城 附：唐长城

隋高祖杨坚扫灭了中原割据势力，结束了南北朝对立局面，统一了全中国。但北方的少数民族突厥、契丹、库莫奚、吐谷浑仍时时南侵。所以有隋一代，开始就连年大修长城。

《隋书·长孙晟传》：

“开皇元年，摄图曰：我周家(宇文氏)亲也，今隋公(杨坚)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宇文公主)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今河北抚宁县东境)，约诸部落谋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

按突厥可汗摄图，与北周和亲，娶赵王女千金公主为可贺敦(汉语皇后)，故反隋篡周，见之行动。可见当时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隋筑长城的主要材料：

《隋书·高祖纪》：

“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长城，二旬而罢。”

“开皇三年，二月突厥寇边，三月癸亥城榆关。”

“开皇六年，二月丙戌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开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长城，二旬而罢。”

《隋书·炀帝纪》：

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通鉴作‘二旬而罢’，食货志多‘绵亘千里’)，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突厥可汗)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

“大业四年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九月辛巳，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

上引材料中，杨坚时期筑三次长城，都没记述位置和起止。创筑榆关城，在今河北抚宁，南有碣石山。杨广时期两次大修筑，也都说的不很详细。而诸臣传里却有些足以确定隋长城位置的材料。

《隋书·韦世康弟冲传》：

“高祖（杨坚）践祚，赐爵固安县侯，岁余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在涂皆亡，因命冲复绥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上下书劳勉之，寻拜石州刺史，甚得诸胡欢心。”

同书《崔仲方传》：

“阴劝高祖应天顺人，高祖从之，及受禅（篡位）进爵固安县公。令发丁三万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

同书《卫玄传》：

“高祖受禅未几拜岚州刺史，会起长城之役，诏玄监督之。”

同书《周摇传》

“开皇初突厥寇边，燕蓟多被其害，拜为营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摇修障塞，谨斥候，边民以安。”

同书《杨子崇传》：

“杨帝嗣位，出为离石郡太守，自是突厥屡寇边塞，子崇上表请兵镇遏，帝复大怒，下书令子崇巡行长城，子崇出百余里，四面路绝，不得进而归。”

杨坚时韦冲抚绥叛胡去修筑长城，后为石州刺史，甚得诸胡欢心，则所筑长城当是开皇元年发稽胡修筑的那一条。其城必在石州境内，或在北境。按“石州”北周置，隋初仍之，后废，为今山西离石县一带，其北境所筑的长城，似乎和北齐恒州的长城县很相近，也可能是按北齐旧底修筑的。杨广命离石太守杨子崇巡行长城，子崇出50余公里，不得进而归的长城，也正是这一段。

崔仲方所筑朔方、灵武长城，传文“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应作“东至绥州，西拒黄河，南至勃出岭”。按“朔方”是夏州的改称，旧治在今陕西省横山县西。“灵武”是炀帝广改灵州的名称，旧治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黄河东岸。“绥州”为今陕西省绥德县地，其南的勃出岭无考。不改原传文，则与地理方位、里数都是不合的。由此可知隋朔方、灵武长城线是西起今宁夏灵武县黄河东迤陕西横山县境，直东南抵绥德，黄河以东自然和离石的长城相接连。但其中间又由何地南到勃出岭，史无明文，似乎是一条内向支线，则与现存的明长城不同。

这是隋朔方、灵州一带长城。

炀帝广大业三年所筑长城，西距榆林，东到紫河，绵亘千余里。按此榆林定为隋榆林郡不妥，榆林郡唐改为胜州，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旧左旗境。紫河是隋定襄郡大利县境内一条河水，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境。这样，榆林和紫河两地方位是西南向东北，而与史“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不合，而从里程计算，也不到千余里。由此可知这个榆林当是指在河套北的榆林塞，也就是“大业四年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的榆林谷。紫河是在内蒙古托克

托县入黄河的大黑河，其北源古称紫河，另一条紫河今称浑河或红河，在清水县西入黄河，与此无关。由此看来，这条长城西起后套北狼山一带，沿阴山山脉而东，至凉城一带。它大体和赵、秦、汉和北魏六镇长城的线路有些一致或相近。这和《隋书·突厥传》：“启民可汗率部落归降，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白道在今呼和浩特市北，也是吻合的。

这是隋代榆林、紫河一带的长城。

卫玄为岚州刺史，监督修筑长城，则长城必在岚州辖境、或北境。按“岚州”北魏置，隋初仍之，后废。州治在今山西省旧岚县北，距岢岚不很远，这段长城是在离石之北，也正和北齐长城线相近，也同样可能照北齐旧址修筑的。

这是隋代岚、石二州一带的长城。

周摇为营州总管，因突厥侵寇燕蓟，就修障塞，谨斥候，边民以安。按隋“蓟州”，即今天津市蓟县地，隋初“燕州”，为今北京市延庆县地，则他所修的这条障塞线（长城），也就自然在今北京市延庆和天津市蓟县两地的北境，很可能在北齐幽州长城稍北，和现存明长城线极为接近，其东端很有可能连接到开皇三年所修筑的榆关城。

这是隋代燕蓟一带的长城。

其次，把《隋书·地理志》记录长城的各郡县列下，也可有助于了解当时长城线路：

- (1)雁门郡，后周肆州，开皇五年改代州，统县五，“雁门”有长城，“繁峙”有长城。
- (2)定襄郡，开皇五年置云州总管府，统县一，“大利”有紫河、有阴山、有长城。
- (3)楼烦郡，大业四年置，统县三，“静乐”旧曰岢岚，有汾水、汾阳宫，有长城。
- (4)涿郡，旧置幽州，统县九，“昌平”旧置东燕州及昌平郡，有长城。
- (5)安乐郡，旧置安州，统县二，“燕乐”有沽河，有长城，“密云”有渔水，有长城。
- (6)渔阳郡，统县一，“无终”有燕山，有海，有长城。
- (7)北平郡，统县一，“卢龙”有碣石山，有海，有临渝宫、关官，有长城。

总括隋代修筑长城情况观之，它一方面继续利用了北齐、北周的旧底，一方面又添筑了河套南和阴山长城两大段。它的线路虽和前代长城不完全相同，但有段落是和后来的明长城很相接近的。主要线路分段列后：

甲、朔方灵武段：西起今宁夏灵武县西北黄河东岸，东迳陕西省横山县、绥德县，东到吴堡一带黄河岸，过河与岚石段相接。复向南出一支线，地点位置已不可考。

乙、岚石段：西由山西省离石县西北境继灵、朔段向东北，迳岚县、繁峙、灵邱（《元和郡县志》注有长城）而东抵北京市居庸关。

丙、燕蓟段：西由北京市延庆县与岚、石段相接，直东迳昌平、密云、蓟、卢龙、临渝、到海。

丁、榆林紫河段：西由套北榆林塞起，东抵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大黑河北源一带。可能东接于今北京市延庆一带的燕蓟段。

这一期长城修筑构造等情况的记述较少，难得其详，但由下列两种记载，尚可了解其一斑，可惜仅知确系此期而不能确定是那朝的遗构。

《九宫私记》（引《图书集成》）：

“余尝至雁门，抵岢石，见诸山往往有削削处，透迳而东，隐见不常，大约自雁门抵应州，蔚（州）东山、三涧口诸处亦然。问之父老，则云古长城迹也。夫长城始于燕昭、赵

武灵,而极于秦始皇。燕昭所筑,自造阳至襄平;赵灵所筑,自代并阴山高阙,始皇所筑,起临洮历九原、云中至辽东;皆非雁门崞石应蔚之迹也。”

《癸辛杂识》:

“长城之房居人以积雨后,或得坚木于城土中,识者谓名黄栌木,乃当时用以为城杆者,性极坚劲,不畏水湿而耐久,至今一二千年,犹有如楹大者,以之为枪杆最佳,盖筑城无以为杆不可”。

由此可知这期长城的构造也和汉前相同,有时“刷削”“诸山”;有时以“如楹坚木为城杆”。与现存砖石长城是不同的。

附:唐长城

唐代国力很强,领土恢复了秦汉的旧观,因此历世的长城也就失掉了主要作用;但在某一地域、某一时期,也曾有所利用或修建。

《通典》州郡古冀州上:

“妫川郡,北至张说新筑长城九十里,西北到新长城为界,三百八十里。妫州今理怀戎县。”

这个张说新筑的长城和所谓新长城,当然是有别于其他各郡县所记的前代长城。按唐“怀戎”为今河北省怀来县,其北 45 公里、西北 190 公里的长城线,大体也和北魏赤城长城和现存宣化的明代外长城很相接近的。

关于明代长城,原是后一部分;但考虑到遗迹雄伟壮观,建筑都基本保存,而且线路复杂,文献材料也多,使得篇幅过大,不便在本文中收录,因此也就割舍了。这个工作,今后会更有条件,望有关方面组织人力,进行实地勘察,编出足以反映这道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的“万里长城”伟大工程的专著来。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创刊号、第 2 期)